

東坡策

人

			六	漢
		一	九	書
		二	七	門
三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漢
八		九		
七		二		書
函		四		
一	三	口		
二	冊	號		類
架				

集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914)
冊數	3 (3)
函號	287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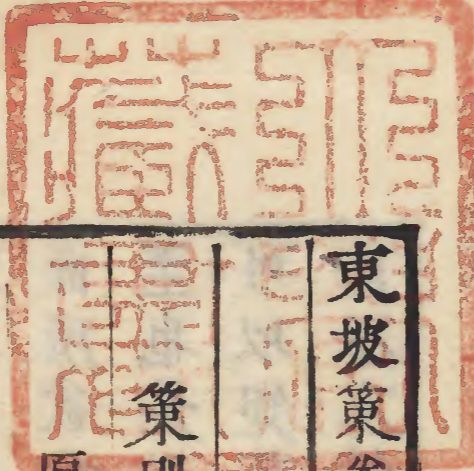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坡策卷下

宋眉山蘇軾子瞻著

策別三并序

厚貨財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

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

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矣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

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

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

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節老佛之宮

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是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厩長厩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

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厚貨財二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衆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

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

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

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間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

也天下一家日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迄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

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土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邊徼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四 并序

訓兵旅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

一曰蓄財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

是無財用也夫國之有財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鯀蚘之所蟠狎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

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

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惜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

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亦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蔞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

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訓兵旅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

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
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
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扞殺人少而成
功多費用省而士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
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
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
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
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
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
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

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于官至于衰
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
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
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
者不過三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
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
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
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
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
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

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

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應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

東坡集 卷一
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竝去之有始至者有旣久者有旣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訓兵旅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於倡倡莫善於私此三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

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

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是勇者

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

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

川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一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

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亾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亾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亾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其所由亾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亾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亾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

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亾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亾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

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夫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

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使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思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奸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

權在我矣

策斷二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
 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
 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
 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
 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
 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
 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
 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

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
 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
 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
 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
 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
 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
 所以制禦西戎之大畧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
 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
 以為大而小者忘所以其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
 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

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亦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

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者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

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前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徂陳歟夫

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艸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樂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

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詭教單于
無愛漢物所得繪絮皆以驅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
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酪
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
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
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
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
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
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

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紱冕而垂旒者此宗廟
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
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
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紱冕垂旒而欲以
騎射也甘吳之允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
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
使出兵侵楚而闔閭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
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
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亾也何者以蠻夷之
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亾也匈

奴鮮卑氏兔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亾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

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辛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

東坡集 卷之四
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
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
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
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恠憤鬱
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
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
地自古号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
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
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
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

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
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討哉
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
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且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
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
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
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
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
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

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
 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
 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
 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不備禦之不務備武備以爲憂也夫以自備禦之
 事全氣氣氣莫不備其氣一且之憂也夫以自備禦之
 事不備禦之曰是不容不備其氣一且之憂也夫以自備
 禦之曰是不容不備其氣一且之憂也夫以自備禦之
 事不備禦之曰是不容不備其氣一且之憂也夫以自備
 禦之曰是不容不備其氣一且之憂也夫以自備禦之

東坡策卷下終 進修堂活字刷印

水府 丹虎次郎 活版

